

我和地标诗

——<人在狮岛，随时诗路，随时思路> 后记（下）

（三）

摄影开始加入创作行列，它是我在职期间就有的嗜好。揣着相机到处走，随兴记录，随性思考。摄影是创作地标诗的催化剂，至少对我，确是如此。

同年二月二十二日，《文艺城》刊载我的第三首诗作（第二首《遗失在蒙玛特》其实也是地标诗，背景是法国巴黎的画家集中地蒙玛特），诗名《站起来坐下去》，第一次以图文并列形式呈现，写的是新加坡河畔莱佛士塑像和它背后承载的历史。配搭的照片可见到莱佛士塑像立在黄昏夕辉里，前景是午休的户外咖啡座，背景是历史底蕴浓郁的新加坡河及岸边店屋。

通过自己拍摄的照片写自己的诗，只有地景诗表现得最淋漓尽致。至此，摄影、诗歌和新加坡终于走在一起。

全诗只有两段，八行，但图的重要，绝对不亚于诗：

《站起来坐下去》

无人的下午
阳光斜斜
后面的繁荣站起来
1819的历史也站起来

辛劳的船走了
苦力走了
悠闲的咖啡坐下来
疲累的阳光也坐下来

—诗刊联合早报《文艺城》（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）

地标诗至此纳入我诗歌创作主流。



（四）

离开工作后，正逢本地兴起徒步健行热潮，我随着乡亲郭永发领队走遍岛国各处地标和荒僻角落，在认识自己国家同时，也为地景诗补充一些文史背景的养料。徒步需要热忱、毅力和耐力，大家挥汗前进，我则边走边拍，追赶着队友脚步。有时炎阳、有时大雨，都不停步；踩在烂泥里、爬在山坡上，几回被迎面的枝叶擦伤，甚至滑跤滚下坡。但一切都是值得，辛苦之余，也常有诗作诞生，写的都是岛国景观。

感谢陪行队友，很多是德明师友，像潘巧清老师、林高学长、李荣德和刘健茂学弟；还有摄影达人黄明南、友娟、月英等，他们其实都可算为诗作的诞生助过力。这些作品有《菲利街的老庙》《望北》《云深不知处》《红顶黑白屋》与《新加坡早餐传奇》。

麦波申摄影俱乐部的双刘摄友，流云和书缘，常和我组成三人外影队四处猎影。他们都是严肃的艺术摄影爱好者，我则在镜头里寻找触动，为地景诗添加人文和情感元素。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作品有《停止运转》《双溪布洛芸芸众生》《深情走道》《罗弄哈鲁士传奇》《走在海上》及《复制进化》。

大学同窗陈昌荣常约我到岛国新景点散心野餐，喝着咖啡、吃着早点，无所不谈，有时也被周边美景感动，因此又多了一些地景诗，如《河边，何处是边》及《寻找那道木板桥》。

但更多时候是我独自一人，默默行走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更专注发现、更细致感悟。采撷了画面，经沉淀再提炼出文字，赋予更深层的解析。这些诗作如《一只猫的世界》《狮岛时间车站》《在厦门街寻找遗失的旧宅》《南游记》《136红墙下》《圆圆》《芽笼三巷》《寻味之岛》及《樱花与风铃木》等。

（五）

《人在狮岛，随时诗路，随时思路》摄影诗集的成书是过去付出的必然结果。人们不一定赞同我把摄影当成文字创作的桥梁和工具，也不一定欣赏这种照片与诗句并列的创作形式，但我写作的初衷与诚意始终不变。

必须要感谢高艺出版东主洪素梅女士，因为她的信任和鼓励，著作才能源源面世。从赢得书籍理事会主办《二零二零新加坡文学奖》《读者喜爱奖》的《风向鸡》开始，她又建议我写寻根故事，故有《回甘》之作，再鼓励我整理电视台工作回忆，出版了《戏梦录》。感谢她和团队们专心聆听作者构想，着力提升书本呈现素质，为一本书的诞生做了最好示范。

欢迎大家赏图读诗。（完）

作者：李宁强（新加坡）